

闻香识卉·花吟

刺桐花开三月天

王佐 1428 年生于临高县蚕村,即今临高县博厚镇透滩村,曾任广东高州同知和江西临江府同知等职,在史志中以为官清廉著称。王佐、丘濬、海瑞、张岳崧等四位海南历史名人分别被称为吟绝、著绝、忠绝、书绝,合称“海南四绝”。

王佐著有《鸡肋集》《经籍目略》《琼台外纪》等书。其中《鸡肋集》是其诗文集,流传至今,最为著名,王佐自谦说:“弃之有味,而不忍弃之也。”这里典出《三国演义》,原话为:“食之无肉,弃之有味”。王佐以“鸡肋”自谦自己的诗文。但正如日本学者小叶田淳在《海南岛史》中说:“以诗文论,在海南人士中,首先推王佐。”特别是他的诗,尤为值得称道。

诗写得好的,骨子里是有浪漫主义的,哪怕是杜甫这样的悲天悯人,也能在情起之时写出“香雾云鬟湿,清辉玉臂寒”这般柔情诗句。王佐的浪漫体现在他对花的喜爱上,他究竟有多爱花?王佐有别号为“桐乡”,世人也称他为王桐乡。

取“桐乡”这个别号,正是缘自王佐家乡多种刺桐。这种海南的乡土树种,每到春季,刺桐花便会开满大街小巷,它色彩艳丽,红艳动人,极为壮观。古人曾有诗云:“初见枝头万绿浓,忽惊火军欲烧空”,可见刺桐开花时的壮丽。

王佐在诗文中热情赞美刺桐树与刺桐花,说刺桐树有“界藩”“粪田壤”“色蓝”三大作用,还有不少诗作专门赞咏刺桐,如这首《刺桐》:

东君三月剪猩红,
分著枝头片片工。
海国乡村随处有,
田家门巷一般同。
离披风火欲生焰,
烂熳晴霞几闹空。
地迴幸无车马到,
闲看花候毕农功。

这首诗中生动形象描写了刺桐花开的场景,尤其是颈联两句,写出了红花怒放如烈焰朵朵的场景,如今这样的场景还能在海南的许多地方见到。王佐在另一首中也写道:“刺桐花开三月天,鹧鸪声里好闲眠。谁言老圃风烟歇,还看芳春景物妍。”这里记录的是王佐在故乡踏春时所见所闻,可见刺桐花在其心中的地位之特殊。



刺桐花。



绿树掩村廓,草木正荫盛,虽然已到了冬季,但临高县博厚镇透滩村的自然景致与夏日并无太多区别。村中,王佐公祠、王佐墓等古迹让人想到这里正是“海南四绝”中的“诗绝”王佐的故乡。

近年来,临高县高度重视对透滩村的文物古迹的挖掘,在这里精心打造了王佐文化公园。但不知如果王佐穿越回来,会不会觉得这个公园花香太少。

王佐是爱花之人,在他的诗文之中常常流露出对花的欣赏与喜爱,只这透滩村,王佐就曾赋诗曰:“熙熙暖日映花娇,习习和风捲嫩蕉。时雨过空西望远,透滩滩水绿平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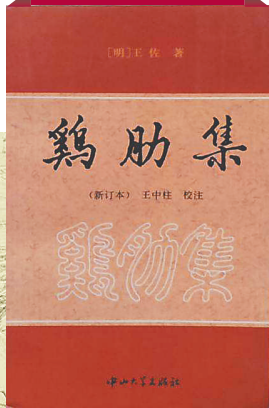


之王佐素描图。《海南四大才子组画》

左手诗卷右手花

吟花诗人王佐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 李梦楠



王佐的《鸡肋集》。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

花中写尽哲理事

王佐一生爱花,常常借写花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、讽古论今或是探讨人生哲理。

二花叹

岩桂清香无美色,
海棠色美少清香。
我怜王粲侵时貌,
谁惜杨妃醉晚妆。
七里园林醒蝶梦,
五更风雨断莺肠。
词人怪得千般恨,
二美难并世所伤。

色与香、两难全,王佐这首《二花叹》,表面写岩桂、海棠二花,实质却揭示出一切事物都各有所长、各有所短、有优亦有劣的道理。他把哲理诗化,借“叹花”为“人尽其材”而发出呐喊。

北宋佞臣丁谓代表作《山居》中曾有两句广为流传的诗句:“草解忘忧忧底事,花能含笑笑何人?”丁谓曾被贬崖州,有学者考评《山居》是其在琼崖时所作。丁谓的这两句诗用忘忧草和含笑花两种花草嵌对,对仗工整,寓意双关,堪称佳对,也算提出当时的一个“时代之问”。

几百年后,王佐则用《含笑花(其一)》这首诗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含笑花(其一)

尧草元能指佞臣,
逢花休问笑何人。
君看青史千年笑,
奚止山花笑一春。
白白红红竞好春,
含香羞湿似含颦。
无端却被崖州户,
错怪闲花解笑人。

这首诗指出含笑只是花开一春,微笑示人,即便是讥笑也是一时。这里王佐想说的是无论做人还是做官自要守住清廉名节,不要做丁谓这样的佞臣,被人讥笑千年。

此外,王佐还作有《冬日榴花记》一文,说明人不应追求怪诞之事,做事应该顺应自然之规则。王佐写道,某家有一棵石榴树,当草木枯死的时候,它却花开得正艳。有人说这是“得天地之和所而然”,认为是祥瑞。

王佐却认为这个现象违背了自然规律,会对其他正常生长的物种有所影响。“夫所谓祥者,得其常而异其常者也。若非其常,虽美,为妖孽、为怪异而已。”在这里,王佐强调了要顺应自然规律,这也是有明一代儒学家格物致知思想的体现。



榔椰花。

致仕还乡种花台

明代弘治5年(1492年),此时在位的明孝宗朱佑楹励精图治,颇有一番中兴的气象,但这一年王佐已经65岁,20余年宦宦漂泊已让他对入朝为官失去兴趣,加上自己的三处萍踪只为知府副职,政治抱负施展已经无望,因此呈辞返乡。

回归故里,王佐找到了另一番天地,直到1512年去世,晚年在老家的20年间,他寄情家乡的山水风物,写下不少出彩的诗篇,他的诗状物写景皆刻画入微,而怀古抒情之作多怀爱国忧民之思。

写诗作文之余,王佐凭借着透滩村依山傍水、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,从岛内外采集回400多种花卉,营造起美丽多彩的“聚景园”,算得上实实在在的“花痴”。王佐在《桐乡八小景大蘋洲》一诗中写到:

光风泛州渚,草暖花乱开。
归田无别业,此是种花台。

相传“聚景园”绿树成荫,竹林相对,奇花异草四季飘香,虫鸟争鸣,空气清新,环境优雅。王佐曾咏“桐乡夏荫”诗一首,以纪其实。“桐乡夏荫”曾经被列为“临高八景”之一。

桐乡夏景

榔椰花开满院香,
雨余窗下纳微凉。
西滩新水涨寒绿,
南亩蚤禾标晚芒。
鸚鵡来催新陇麦,
杜鹃叫插上旬秧。
白头林下无余事,
端为年年景物忙。

首联王佐从榔椰花起笔,很有海南乡土特色,而后的景物描写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夏日农忙图。尾联写出了自己致仕归乡后,在乡野之间的闲适状态,正是有了这份闲适,王佐才能寄情在这花草景侍弄之中。

虽然归乡后的王佐日渐年老体弱,但对种花这个事情却不含糊,他自己有诗云:“东风吹暖到天涯,修治栏干护好花。无奈风光欺老眼,看花浑似隔窗纱。”春暖花开的日子,王佐想的是修理栏杆守护住花,可惜一个如此爱花之人却年老眼蒙,看花都如隔着窗纱一般看不真切了。

